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二十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六

劄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曾南豐

迂齋云看他布置開闔文勢次求其叙事措詞之法而一篇大意所以詳於歸美乃所以切於警戒不可專以歸美觀

臣聞基厚者勢崇

此說

祖宗力大者任重

說當

故功德之殊

垂光錫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天人之理必至之符

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先說本朝

只一以禹之績大矣

却又說古

而其孫太康乃隆厥緒湯之

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

雖是說古其實却是引此以和本朝之所以

盛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

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

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

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

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

為三

語省而意明  
又有包括

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

善措  
辭

隋文始

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

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

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便做說本  
朝之漸

宋興

再說  
轉

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

吳楚五國之君並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迹內輯師

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

大小規模許多  
施設被兩句道

盡

卷二十七

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  
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  
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遁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  
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  
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  
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又將唐宇內叛盪及真  
器比並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人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

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  
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  
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

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

不可移之

他人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

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  
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  
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

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形容仁祖得出

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

獻款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嘿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

形容五聖功業德美全無一語

重疊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  
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  
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  
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  
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  
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  
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  
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



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再挈起兩事為後面立柱要說本朝好先說前代不好此作文之法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猶歲時省察

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

其操柄者

又再挈起  
前世三事

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

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

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

前應

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

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  
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而忽此前世之所以危  
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

前面分開四項此又合來

處勢甚便

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  
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

形容妙

山巖

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齋索負以致其贄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祗服而戲豫

看他造語

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

此說高麗

至於六府

順叙百嘉邕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比裕如也蓋

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

又應

前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

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

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目臣故曰生民

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

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

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洞酌其所言者蓋農

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

看得

親切至於兔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

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

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

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伴勿壞蓋

歌其善者所以啟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

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

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來得委曲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此應力大任重一句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

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

前面歸美太過故終之以警戒善教首尾如

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救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

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都

收

拾在此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闋遠崇侈循之無窮至于

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召除禮侍上殿劄子

己酉六月上

真西山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



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鬪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

是理也其挾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才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絕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強盛之世綱常墮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捄者

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威文出力以獎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內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宮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孽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外寇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

天下者奈何其不鑒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  
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  
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  
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  
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啟睿明肇膺大寶此正  
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  
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  
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隸革之愛方

篤而布粟之謠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  
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  
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  
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  
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于  
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  
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

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  
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  
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  
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  
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  
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  
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  
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

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門而絕  
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  
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  
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倘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  
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  
得為辭以動衆遠人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  
無越諸此

古文集成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二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七

劄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誠齋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  
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絕之者則誤之以強盛愛  
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



人以已占天而不以天占天太戊修德而桑木即枯成  
王怛然而偃禾盡起故夫警懼者聖人所以畏天也仰  
惟陛下聖神之資與天同德寬大之政與天同仁上天  
眷之享國久長固無時而不得乎天意矣然迺者上天  
見異時則有星變地震之災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  
仍之患外夷多詐時則有邊防危疑之慮陛下法堯之  
兢兢體舜之業業恐懼修省夙夜靡遑是以一念禱於  
此而妖星退於彼前日之災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

水旱一變而為豐穰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至於  
告廟郊天前期而雪既雪而霽既霽而欲雨欲雨而復  
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沆成熙事孰謂天道之遠乎此  
惟聖畏天之明效也然臣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  
難非畏無難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陛下移前  
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修省為今日之修  
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有遠嫌顧身而不敢  
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怨畏禍

而不敢深言者乎中外臣子不問小大無不賜對許以盡言此固美矣豈無間見輕信得失相半或犯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疏苟有弄權即從退斥此固肅矣豈無上畏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害攻無形者乎朝政修明矣必思其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者大者未有講也邊備整輯矣必思其虛名末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贓吏以惠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疎遠小吏之法為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

以惠軍非不峻也必思以禁軍債剝割之意為禁債帥  
交結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陛下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聖德日新天命永保實  
宗社無疆之休取進止

己酉奏事上殿第一劄

誠齋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  
賊而擾於盜賊疆非猛獸而疆於猛獸其惟朋黨之論  
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

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仁宗之世，始於宰臣呂夷簡與諫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遂黜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脩、尹洙之徒為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脩與洙，不惟禍黨遂息而已。至於與仁宗同致慶曆之治者，乃前日所謂黨人者。

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宰相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為姦黨斥逐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至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

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  
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  
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  
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  
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  
下建皇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  
曰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  
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

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中道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

第二劄

誠齋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總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於獨斷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



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而不知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

於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  
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私測之而已也人主  
威福之大權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槩子內史秦之  
景監趙高漢之弘恭石顯唐之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  
令孜皆是物也今陛下始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  
惟辟禮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者乃有以招  
權用事自抵譴黜陛下赫然震怒屏之外服此天下所  
以詠歌奮激仰服聖斷而不能自己也大抵近習者便

嬖使令之臣也宰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納之臣也臺諫者箴規君德糾逖官邪之臣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附麗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在哲宗時范祖禹為諫官其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臣兩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徽宗時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鄰居一日帝幸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後

戶與師成後戶相通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近習與外朝之羣臣合而為一則人主之燕私人主之嘖笑下皆得而知矣羣臣之姦邪天下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庚曰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惟陛下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防之防之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取進止

古文集成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二十九

宋 王震震 編

前丁集八

劄

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迂齋云根本經誼晚暢事  
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真  
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

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  
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  
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  
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  
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  
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  
年及齊同圍邾九年及齊盟于既是年為齊納子糾  
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

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  
成於前慶父無君動於後卜齮圍人犖之刃交發於黨  
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  
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金人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  
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  
自知其才術不足以勘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譁  
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  
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



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  
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  
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  
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  
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阨國之址犯孔子之戒  
前應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  
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

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  
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金人之要領者誰  
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  
去年冬使者還言將帥帖服國勢奠安形于奏章傳播  
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挾敵稱兵犯順矣金人者知中  
國所重在二帝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  
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

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金人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

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跡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便當攷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靖康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金人為不共戴天之讎人人有致死于金人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駕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

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於外人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金人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

學張儀約從文字

願與陛下面相結約軟盟

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慙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洩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

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於  
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

再論遣使劄子 胡致堂

迂齋云說利害明切却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  
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  
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

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  
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  
與浚孰忠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  
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  
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  
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  
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  
來及癸丑遣使則鈞引金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

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蘇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之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



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薛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

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  
乘雲馭風徑至朔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  
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吾使  
人達之於金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  
益七也今我與金人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  
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  
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  
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

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朔方英傑勒曜  
垂珪之所難也尼堪生於幽朔幼習戰攻特騎將鬪將  
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  
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酣乎  
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  
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中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  
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  
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

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

之心

學從人術  
人句法

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

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  
將為父兄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  
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  
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  
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  
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

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  
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  
閱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  
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  
絕則彼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  
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  
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  
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

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彊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峽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於操

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今日大計  
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  
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  
之論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蘄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  
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古文集成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丁集九

劄

論遣北使事劄子

戊辰四月為太博上時許舍人  
奕奉使出國門 真西山

臣切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  
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  
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偵軍之餘不肯苟



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啟其媾則為和也難況敵情叵測變詐百出又非可以隣國常理待之乎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敵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敵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攜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亡留難切揆謀國之意不過以樂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金人得以闢吾之情而滋媾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

圖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圖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尋盟於金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圖苟安之計乎勾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蚤朝晏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

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靳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莫棄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國之援撤防弛備冀秦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國者不觀敵情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弊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

為更化矣而敵之傑驍無異前日母亦我之所為尚有  
可思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  
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竄  
殛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  
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愈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  
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強敵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  
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  
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

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待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  
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  
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鴟毒之禍作浮淫冗蠹之事  
興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  
年聲勢浸盛然後發難從之請挑必爭之端而吾徬徨  
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  
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修德行政為實務君臣  
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至之無日蒐討軍實

申飭邊防凜然敵師將至而國勢張外患弭矣

論金元劄子 真西山

時奉使回甲  
戌二月上殿

臣聞中國有道外敵雖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外敵雖微  
有足畏蓋昔者永嘉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  
跋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  
韓之朝而益強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  
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召

蕭梁之釁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不幸哉  
蓋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金運衰微雖吾宗  
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勢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  
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遺孽驟  
興之勁敵是也臣等近抵山陽聞淮北之民扶攜老稚  
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場拒卻使還然  
蝟集而南者其勢未已蓋其仍歲浹饑重以師旅遺黎  
何辜死者什七苟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

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絕彼或萌等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防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金主之子改元僭號於山東比者攻圍海州距吾新邊才數十舍倘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蒙古得志必欲滅完顏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兔奔豕突迫吾邊陲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金源始大耶律浸微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蓋雖均出



北方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金人土  
傾魚爛執必不支萬一蒙古遂能奄有其土疆境交壤  
接剝牀以膚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金舊臣各圖  
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  
金國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  
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  
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傳亦有云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邊庭探報

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常為虛  
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  
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內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  
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  
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  
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  
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  
強兵重鎮盡在淮襄雖曹魏之雄符石拓跋之衆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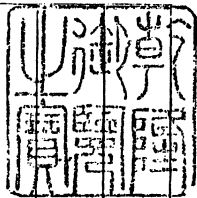
能一闕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  
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  
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  
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  
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  
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  
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亡際重湖陂澤  
渺莽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亡吳兒驕脆之

氣迨久駐邊城訪問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  
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  
足食為進取之資也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  
弗之惜田疇不闢溝洫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  
丁壯不知所以練習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  
之方一旦驚急但思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  
喉見搯於人而欲與之角藩牆扃鑰為盜所有而欲保  
堂與之安亡是理也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

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掎克自封異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治邊數千里脈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志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政倣漢搜粟故事顯為一司以領

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  
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  
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  
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金人  
與蒙古相持蓋非一日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  
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答忠之歸紇石烈執中  
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他可槩見臣等比  
至維揚首聞金都推陷之報質諸邊帥亦復謂然迨次

修門其說又異夫敵國存亡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故敵人深謀秘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由此臣等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顯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區區本亡竒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溫顏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惟聖明裁察





古文集成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謝蓮鶚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戊集一

論

為君難論 歐陽公

東萊批

子由君術論  
正是此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

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

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移易

不是皆未足為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

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

一篇主意先說兩段後入主意是文字委曲此然後為聽言之難也請試舉

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實善言兵自謂天下莫

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

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為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為將必敗

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為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為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

承接變化  
結精神

此聽其言可用

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荆王剪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人所敗  
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剪因彊起之剪曰  
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  
規摹一定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

剪是也

繳意  
盡結

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

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

下三宜  
字精神然必如其說

則成功此所以為難也

闕鎖此段不承  
接宜字眼

予又以謂秦趙二

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

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畧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

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君心論 林之奇

帝王遠矣其常存乎天下者心也非麗乎形非依乎象  
人有握手而言同室而居終其身不能以相得者訟萬  
古之下以泝萬古之上茫茫昧昧編斷簡短人曰堯舜  
禹湯文武其心至今存焉不已戲乎曰未之思也帝王  
奚遠哉人與天地一心也天地不息人心亦不息天地



無古今人心亦無古今知此說者帝王胸次盡在人方寸中矣嗟乎百世而下帝王何寡也是非心之罪也心本無異人自異之人之有負於心也甚矣即一而言塗之負販且不可謂無帝王之心離異而言雖與帝王勢均位敵遐乎藐矣奚啻相望於霄壤帝王之治經緯乎一心無得於其心則亦無得於其治君子謂是不可不熟講也天下萬物莫不有偶善與惡分邪與正歧賢之反也為愚是之敵也為非瞽於色者指白為黑迷於

方者指東為西人常於處事之際方寸了然所處必當  
事至而心弗寧雖小必敗况四海九州如何其大一日  
之間一時之頃事之至者不知其幾其可以擾心而應  
之哉且帝王之心何心也一者心體之所以全帝王之  
所以同乎萬世者也心存於一則體用俱備擾而雜之  
體虧而用喪矣天下安危治亂之機特起於存不存之  
間而存之奚難居則喪焉動而存之難也隱則息焉顯  
而存之難也優游暇豫則不素養焉觸事物而存之難

也帝王亦是心爾日應百事如未嘗接事而亦未嘗有  
遺事非莫然也非適然也亦不至乎臨事而存之耳存  
之為言特其粗也存之而不覺其存用之而不知其為  
用存之神用之妙也堯以精一執中三四言併與天下  
而致之舜舜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其後七十  
年復以命禹禹又受其天下而守其治天下之法三聖  
人一心也三百餘年一日也亦其親傳之符所宜然者  
也湯之於禹去之五百歲文武之於湯去之五百歲心

惟一心也治惟一日也然則求心術者宜於此焉思之也秦漢以還治道衰矣非失於為治失於心術矣天下之大不越乎此心心術茫然奚所取而為治化民者必以誠而心或流於荒也養民者必以仁而心或蔽於私也處事者必以智而心或昏於疑也成事者必以武而心或沈於弱也而况一人趨向天下標準人才之進退議論之離合莫不於此焉古之治亂安危俄且分焉心體全則必高明必廣大卑汙淺狹之說必不入心體

一虧每每反是反是而望治猶南行而望燕其背馳遠矣然則如之何曰一之一之者何也堯舜禹之惟精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罔有不欽皆所以一之也一者全而萬有餘矣有復於人主者必曰正心人主亦皆知曰吾惟正心也噫心非可以聞人之言而正之也非可以慕古人之美而正之也臨朝而正之未正也觸類而正之未正也卒然加意而銳於正焉未正也一暴十寒物未有能生者揠苗助長無乃速其槁歟

君體論 鄭湜

卷三十一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命者權也權之在我雖不可一日  
脫於手然知操之而不知縱知收而不知散知翕而不  
知張則權雖在我而我終無以用是權也有是權而不  
能用譬之於物非不枵然大也然挈之則不能運錯之  
地又懼有負之而去者不幾於廢物乎夫惟聖人者能  
屬人以權而權不下移舉天下之權攬於我而無吝權  
權移於下則國不立吝權以自用則國無與共功者然

既屬之人矣而不下移者操縱自我也我既攬之而不  
吝於人者我提其要也世之人主惟不能自執天子之  
權故權移於下又恐權之下移執之而至於自用此所  
以兩失之也今夫人主所為置宰輔捐爵祿而崇寵之  
者非以夫萬機不可以自治故擇人而委之耶然則議  
論政事進退人才乃其職也若夫政事不出於中書而  
指撝悉自於旨意人才不繇於廟堂而驟遷驟罷於冥  
冥無據之中以此為能收威福之柄在己又焉用彼相

曰政事出於中書議論皆當耶人才由於廟堂進退皆能公耶使皆當而公則天子安用自勞哉既不能皆當而公則夫天子自執其權者宜也曰吾惟擇其人而用之以議論進退之權而授之其或當耶否耶公耶私耶然後吾從而黜陟之如是則議論進退之權雖在宰相而黜陟宰輔之權實在人主也苟預疑不能為公與當也而奪之權誤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權柄昧於責成以齷齪順旨為忠純使材者鬱蓄而無所施不才者得



以默默而安其愚則成敗是非之責盡歸於人主而威福之柄乃陰奪於私門烏在其為權在我也孰若授之權而懲其不公與其不當者使進得以効其忠退有所顧忌而不敢其委任之體豈不博大而責之之術豈不甚精且覈耶且大臣之任自與有司不同人主之權又與臣下不同人主惟不自用乃能用人人主不用人而自用何異於臣下乎大臣侵有司之職猶且不可而况人主奪臣下之權乎夫天下人才之夥政事之繁決非

一人聰明所能了吾既疑大臣而不敢屬之以權則夫  
所與議論進退此者果誰耶必左右曲躬附耳者得以  
售其姦矣然則吾之執權而自用乃姦人之幸也夫世  
之姦臣欲得其君之權非肆然而據之彼固陰有以使  
權於已雖明主所不悟也何者明主必欲操天下之權  
彼惟因其欲操天下之權也故間摘事之可喜而說之  
使益奪臣下之權臣下之權一侵則彼之說益進明主  
惟見威福之出於已而不知彼實借吾權以行其說則

權實在彼也此人主所以喜奪大臣之權而忘其機柄之旁落也是以自古明王執權而自用者其遺患於國或甚於庸主漢宣帝懲霍氏之傲躬總核之政雖甚尊寵丙魏然所與出納樞機裁可政事者皆出於中書尚書故其功雖足以中興然所以滋恭顯亦不薄也光武號總攬權綱然薄三公之任不付以事方其無事時權雖在人主繼之幼少而大柄委於內而無所屬故外戚閹宦乘間而竊之雖三公憤激而不能救之者權素奪

也夫二君攬天下之權而執之所以求為無失也然其未流權歸於嬖戚乃有甚於大臣之專何也患生於所偏而勢失於所不料此操權者所深戒

君體論 鄭湜

有聖質必有聖學質非聖人之所恃也有聰明聖智天縱之質而不知聖學之本其於天下國家必有悖理傷道不中節者矣終不可入於聖人之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聖非特其質過人以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學也

堯舜禹湯文武所以不作於後世者豈後世之君絕無堯舜禹湯文武之質哉數聖之學不傳也漢高祖豁達大度寬仁愛人其質固有合於詩書者然雖銷印輟洗從諫如流而溺愛易嫡爭臣不敢捋諫雖誅秦蹙項如此其壯而駿驕冠之婉媚公卿乃因以開說其雄略雖足以駕馭桀猾而伉廉慢侮商山之老齊魯大臣終不肯從之游文帝恭儉元默化民以躬二十三年如一日可謂盛德矣然惜百金之費不營露臺而賞賜美臣累

百鉅萬稽古禮文謙遜未遑而眩於玉杯之說及議制度封禪號稱寬厚而所學者申韓其與廷尉議刑常過於刻唐太宗文武之才英烈之氣自足高出前古然優容王魏導人使諫而有不殺此老之恨力行仁義欲與三王比隆而窮兵伐遼乃欲求勝於隋氏制度紀綱雖足為子孫憑藉而家法不正父子兄弟之間為有慙德夫高帝之度孝文之仁太宗之才雖古之聖君不過如是然而所蔽乃與庸主相類者何也可以為聖賢之君

者是質也其蔽不免類庸主者不得聖賢之學也使三  
主者挾如是之質而留意於聖賢之學祛其所蔽廣而  
充之則功業所就豈止為漢唐之君哉世之人主明智  
者或失於伺察果決者或暗於先入彊毅者或吝於自  
用英銳者或喜功而貪利夫明智也果決也彊毅也英  
銳也皆明主之美質也天下所喜聞而欣道也然有是  
質而反以害治而便嬖姦巧之人從而窺伺其志之所  
向而陰投之滋其蔽而甚其惑者學不足以用其質也

古之帝王亦豈外是質而能為聖人哉然而其心曠然無所偏繫嬖佞不能移功利機巧不能入雖明智足以照物而無先事之察雖果決足以主斷而無偏信之惑雖彊毅足以有立而無輕待臣下之意雖英銳足以有為而無謀淺妄動之人同是明智爾同是果決爾同是彊毅爾同是英銳爾然居之無所蔽用之而不偏者學之力也廣廈之下細旃之上留意藝文表章經術親與經生儒士考論同異寧不曰學乎曰非聖賢所謂學



也夫學者所以正其心也堯舜禹之所以精一湯之所  
以日新文之所以純亦不已者果何所致力哉皆從事  
於其心也何則心者萬物之一源聖人所以治天下之  
本也是心虛明純一則事之是非利害君子小人忠邪  
之情狀昭然吾前是心一差則諛佞得而誘之左右得  
而蔽之儉巧得而乘之作於事害於政皆自其端發耳  
天錫人主之質雖有所甚美必有所甚偏所謂明智也  
果決也彊毅也英銳也皆其所甚美而不能無偏也必

能用其質則質之美者日以充大而偏處日以消融是  
心既差則其病必於其質之偏處而發而并其質之美  
者而汨亂之是以聖賢不恃其有過人之質日就月將  
體察其病之所從起而究其病根之所伏而治之至於  
學力純至足以化其質而不為所勝則其發也未有不  
中節者矣嗚呼此乃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作聖人  
之地又奚止於治天下哉人主幸而有可致之資不以  
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為學者為學而自期望止於漢唐

之君惜夫

古文集成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十二

宋 王寔震 編

前戊集二

論

大臣論

蘇東坡

謝相山批

反覆說盡君子小人利害  
曲折文字縱橫議論痛快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

淺迫於人者其智深

主

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

之為兵者圍師勿追窮寇勿迫

用兵法作事使可謂使事不為事使

誠恐

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莫吾救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

反復說盡曲折

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

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容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

說透

故昔之舉事者常以

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

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

天下安之

此數行若非正大語然世降俗未欲善處  
小人之間而求辨天下之事恐未能廢此今夫

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

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

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

變而急之以合其交已過矣

再說破小人易散之狀而  
君子者不可急之以合其

交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

無為

明白設策

苟不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



隙昔漢高祖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

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

驩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

單用事須甚切

使此二人者而

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

亡哉

說著痛快

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

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用事

結簡捷

相體論 鄭莆陽

大臣欲相其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必自正其君心始何者心者將大有為之本也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矣小人不待逐而去也政事不待更而脩也心不先正今日逐一小人明日復用一小人今日脩一政事明日復害一政事用力戛戛而勢愈踈矣假令其君能暫親君子遠小人屏私意立政事以與我戮力有為於一時他日之敗必自其心發之也傳說之相高宗也其反復啟沃之端惟曰典於學耳方商之中衰高宗之所以夢

想良弼者固欲與共中興之業也說起版築之間謀不及此者蓋說之所恃與中興商家者高宗之心也先之以學以正其有為之本則撻荆楚朝諸侯有天下者固已在說與高宗二人規摹中矣管仲一見威公便許以霸業不數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烈非不偉也然仲不知正君之學以為肉腐於俎酒腐於觴不足害霸及威公之心一蠹則三姦擅國六嬖多寵齊敗掃地矣向來九合之功何益於救敗邪夫仲之所以先正於君心

者度其君不能聽則功業齟齬而不立也然與其功業齟齬止於圖霸不成耳君心既蠹其禍豈止於不霸哉觀仲之速成而遽壞則知傳說之相業所從來遠矣戰國之世士益急於就功名獨孟子以格君心為己任以為一正君而國定君不嚮道而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富彊是輔桀而富之也後世貶管仲最深者莫若孟子蓋學術之源殊也嗚呼傳說不作正君之事不復見孟軻既沒正君之學不得其傳後之君子雖有致君澤物之

意而不探古人之本衷略者能以謀謨舉天下之事功而已然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也直亮者能危言正論繩君之愆謬而已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也君不正治不可保也德不養過不可勝改也魏徵能使其君信力行仁義之說而不能救其晚節窮兵之失宋璟能使其君厲精以成開元之治而不能去其女寵奢侈之敗裴度能使其君果斷以成平蔡之功而不能止其貪利睚小人之害夫太宗喜功好大之心即向者與徵力行之心

也元宗荒於女寵奢侈之心即向者與璟厲精圖治之心也憲宗貪利無厭之心即向者與度果斷成功之心也心一爾曷為正於前遽變於後乎曰此非三宗之過也徵未死已有欲殺此翁之語則太宗好諫之心已敗於此矣璟猶居相位宇文融遽以言利幸則元宗侈心已萌於此矣度平蔡未歸李揆皇甫鎛已相則憲宗明斷已荒於此矣吾謂璟與度知求治而未知正君之過也徵知正君矣然知規過而未知養德之過也然則正

君之術果如何哉邪正之機一也導人以邪者必委曲  
彌縫之然後陷於邪而不自知使其心果知邪之為非  
寧肯從吾於邪乎况彊人以正者豈可以一趣而直入  
於正哉盖嘗以易求之孟子而觀之正君之術焉坎之  
六四曰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釋者曰牖明處也言  
人臣欲以忠信善道牖納之君者必自其明處乃能入  
也人心有所蔽有所明就其明處而導之推而及於所  
蔽則自悟矣睽之六二曰遇主于巷釋者曰巷致曲之地

言當睽之世君心未合直不可直致其意者當盡誠致曲使之信合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遽以為是心可以合於王而語之王道者方其不忍殺一牛之時乃其仁心所發見也於此引而達之則油然而生矣此納約自牖之義也宣王之自言其好貨好色之疾孟子不直折其所好乃就其所好而為之說也使之與民同者大捐色與貨與民同之則已之所好者必薄矣所以潛移其病根也此過主于卷之義也大臣所以啟沃其



君者豈止如諍臣徒彊之於言語口舌哉惟因其所明而悟入之使得其天理之本然致曲而達之使漸入而不苦其難夫然故開之易悟誘之易入君心庶其正乎或曰古之帝王正心誠意之學先已得於上故君臣之間以都兪訓誥相與磨礱浸潤之耳後世人主生長於深宮所以害其心者非一朝一夕也豈遽得而正諸曰是心天理之所寓也使天理可滅邪則吾不知天理果不可滅豈終不可感悟以復其正邪特患吾所以正之

之術有未至耳

論相上 誠齋

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謬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

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一令一郡不可欺一守而天下獨可欺一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為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求而不求是以求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其

必成蓋得而必任而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  
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  
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  
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機而已昔者  
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  
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  
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  
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

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  
之必不為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  
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  
還子馮為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  
而曰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儻為宦者引為  
相而鄙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之皆賢者也夫豈不堪  
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  
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拂眾以欺其君不計其

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者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為賀而陛下以為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啟陛下之疑也使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悻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

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  
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  
不為天下戚舜之於臯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  
齊桓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  
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  
仁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  
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  
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

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  
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其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  
相也而獨擾擾然何也

論相下 誠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  
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  
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  
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



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懼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懼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

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  
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  
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  
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  
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  
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  
機而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  
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物以

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  
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示彊以  
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彊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  
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  
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盖安有謝玄  
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而  
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撤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  
也然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瑊而德宗欲出

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荅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荅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疆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之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

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瑄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彊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玩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

然則將以求謝安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  
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  
而試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  
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  
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為太宗之  
所知太宗屢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  
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變其何事於準哉其後真宗澶

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  
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  
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不試表而不締明年何衣稻而  
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古文集成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十三

宋 王寔震 編

前戊集三

論

爭臣論 韓退之

東萊批 意勝反  
題格

迂齋批 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  
字之格當以范司諫書相兼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

雖說他好已自  
開難他一端在

此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

此句便含  
不諫意

彼豈以

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

子凶者也

取易斷  
有力

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

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陽城不出  
時如此

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陽城既出  
時如此

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

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

雖分兩段此幾

向亦自應回

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

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

此一句最有力以匹

夫為諫官天下所望如何

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

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含蓄下意

視政之得失若越

人視秦人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綱目露於此

問其官

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

我不知也

責得他最深引證陽城不可不諫

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

吾聞之

說兩端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

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一段闕鎖大抵難大字須教他不可逃難自前

難到此都無辭了

陽子將為祿仕乎

又設兩段說

古之人有云仕不

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

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意收於此又就此轉主意

蓋孔子嘗為

委吏矣嘗為乘田矣

舉小形大

亦不敢曠其職

都避不得

必曰會

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

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不可逃避

或曰否非若

此也

又設難

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

音翹

其君之過

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解

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

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

又難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

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

段段重起說

主上嘉其行誼

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

說陽子職在此而非宰相之職

誠宜有以奉其

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

賞從諫如流之美

枝葉相生有經緯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

帶結髮願遊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

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

也又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

一意

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解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難又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意閱其時之

不平人之不一段意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

起于此

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

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證一段之意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

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

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

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

也

最警策切當之尤者  
意有餘辭意俱到

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

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

暇逸乎哉

一段意結  
歸此一句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

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

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

子其亦聞乎

左成十年

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

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引前說後

我將以明道也非以



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

此意更好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

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

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放他一著。應結。從前難到此已極了未後須用

放他一著蓋陽子在當時畢竟是個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后說他短處先須取他長處自子告我下是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

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為公卿或為士何也為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為士為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為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責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

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  
循其名僚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  
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  
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  
所以正分也然且為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  
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鼃為士師孟子曰似  
也為其可以言也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孟  
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

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  
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  
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  
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  
孰與為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  
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為也俟  
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俟已也輕  
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

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為可乎未之  
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  
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

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

正觀政要求諫篇王珪曰云云  
太宗稱善自是宰相入內平章

國計必使諫官  
隨入預聞政事

君不失其所以為君臣不失其所為臣

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為丞弼所以言於  
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  
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則是臣不得

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為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朋黨論 歐公

東萊批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  
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平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

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解上意

然臣謂小人無朋

驚人句

惟

君子則有之

應後句

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

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

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

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前應

句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

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

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

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一篇大意警策有力處

堯之時小

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

下得好說少

君子八元八凱十

六人為一朋

下得好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

君子之朋

應前

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

過接處

而舉

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

二十二人為一朋

說多

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



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

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警策有力

後漢獻帝時盡

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  
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  
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  
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  
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

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

而皆用之

此點化處皆提起  
說如人反說話

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

小人也

下得好。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  
亦徒然譬之千鈞一髮未承之則腰折了下一

句須有力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

朋之多且大莫如周

有力

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

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尤有力

五代史朋黨論

歐陽公

東萊批

文忠公歐陽脩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

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柰何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紀之功業故張子韶云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情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與

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  
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在哉當漢之亡也先  
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  
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  
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  
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  
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

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見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間善不敢稱則人主

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佹佹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

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東坡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子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

不任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則傷人其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



昭哀失國

見左傳及史記世家

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

黨錮之獄

後漢黨錮傳

唐白馬之禍

五代史唐六臣傳序云云又李振傳云云

忠

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

陷叔丈之黨

柳宗元傳  
劉禹錫傳

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

矣昔藥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

獲焉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亦子之勇也

左襄二  
十一年嗚呼

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

變哉

左襄二  
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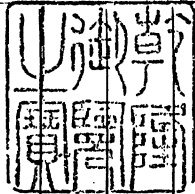
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貫

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

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

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  
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  
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  
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  
姦人之所容也本傳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  
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  
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  
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本傳姦臣復熾

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  
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古文集成卷三十三